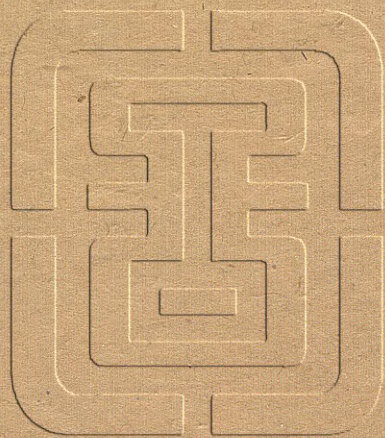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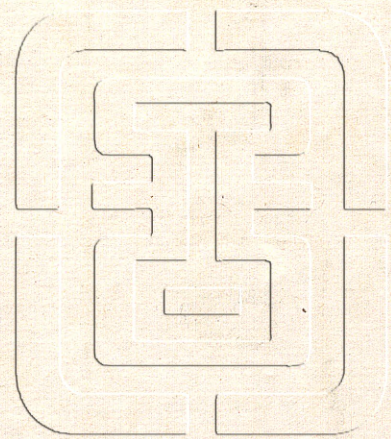


104

85.2

19





金石錄

山陰題



光緒壬午春重
校知不足齋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目錄類二

金石史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郭昌宗撰宗昌字允伯華州人平生喜談金石
之文所居泚園在白厓湖上嘗構一亭柱礎城磚
皆有款識銘贊手書自刻之凡三十年而迄不成
蓋迂僻好異之士也與同時蓋屋趙嘏皆以搜剔
古刻爲事嘏著石墨鐫華宗昌亦著此書而所載
止五十種僅及趙書五分之一上卷起周迄隋唐
下卷唐碑二十餘而以宋絳州夫子廟記一篇閒

雜其中殆仿原本集古目錄不敘時代之例歟其
論石鼓文主董道廣川書跋之說據左傳定爲成
王所作已爲好異又謂以石爲鼓無所取義石又
不類鼓形改爲岐陽石碣文則乖僻更甚矣其論
嶧山碑一條引唐封演說謂其石爲曹操所排倒
而云拓跋燾又排倒之何一石而兩遭踏云云考
封演聞見記去秦始皇刻石李斯小篆後魏太武
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無曹操排倒之語殆宗昌所
見之本或偶脫太字因誤讀爲魏武帝遂謬云兩

次排倒其援引疎舛亦不足據然宗昌與趙嘏均
以論書爲主不甚考究史事無足爲怪觀其論衡
岳碑比干墓銅盤銘季札碑天發神讖碑碧落碑
諸條皆灼指其僞頗爲近理其論懷仁集聖教序
勝於定武蘭亭蓋出於鄉曲之私自矜其關中之
所有不爲定論故後來孫承澤深不滿之然承澤
作庚子銷夏記其論列諸碑實多取此書之語則
固不盡廢宗昌說也惟其好爲大言冀以駭俗則
明季山人譎誕取名之慣技置之不問可矣

金石史序

金石史者武平徵君郭嗣伯先生著也爲上下卷皆題其所自藏三代以來金石文之言蒐考博而鑒定精詞復蘊藉爾雅關西好古者未能或之先也余辱先生忘年之交雖居相距七十里時時過從先生喜余至則招東子雲雛劉子濶生共坐城南幽篁中把酒談心往往達旦不休當是時逆闖之禍烈矣相約潛跡窮巖余蓋有四懷詩實首先生先生亦嘗語人云近欲作一詩以贈無異正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斯言余不

敢承而先生詩乃卒未就然今每憶及不禁泣然涕之
霑襟也先生行誼甚高著有松談閣藁涉園雜著印史
二戎記藏於家唯金石史佚矣余從潤生處借得一鈔
本攜至秣陵因壽之木

康熙癸卯花朝華山王宏撰識於桃葉渡舟次

金石史目錄

卷上

周岐陽石古文

夏衡岳贖碑二則

周武王賡銅盤銘

秦嶧山銘二則

漢韓明府叔節修孔廟禮器碑

漢魯相史伯時供祀孔子廟碑

漢魯相史伯時供祀孔子廟後碑

漢魯相乙瑛置孔子廟卒史碑

漢華山碑

漢景君銘

漢司隸校尉魯忠惠峻碑

漢曹景完碑

漢太山都尉孔宙碑

漢孔季將碑陰

吳天發碑

魏勸進碑

魏受禪碑

魏封孔羨祀孔子碑

後魏魯郡太守張君頌

後魏兗州刺史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後周華嶽碑

隋智永千字文

唐孔子廟堂碑

唐懷仁集王逸少書聖教序 五則

卷下

唐大雅集王右軍書吳將軍碑

唐九成宮醴泉銘

二則

唐道因禪師碑

唐贈秦師魯國孔宣公碑

唐述聖頌

唐華岳精享碑

唐褚書同州倅廳聖教序記

唐褚書鴈塔聖教序記

唐王清源忠嗣碑

唐少林寺碑

唐嵩陽觀碑

唐段行琛碑

唐周公祠靈泉碑

唐景龍觀鐘銘

唐柳尚書公綽武侯祠碑

唐碧落碑

唐代國公主碑

唐涼國公主碑

唐圭峯禪師碑

唐不空禪師碑

唐實際寺隆闡禪師懷惲碑

唐元祕塔碑

唐大智禪師碑

唐楚金禪師碑

藏真律公帖

聖母帖

唐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宋絳州夫子廟記

唐李元諒懋功昭德碑

金石史目錄

金石史目錄

四學古齋校本

金石史序

吾華郭嗣伯先生以閒出之才遭不偶之數余方之郭
有道欽其道而惜其遇也先生生與余父同齡忘年友
余誼最篤把酒論文嘗繼日夜甲申亂後失家余索居
東村而先生在郭南幽篁中同患相恤接見尤密卽豺
狼冰雪不爲阻是以知先生無過余者先生明以析理
精以博物制器天巧書法精善議論淹通著述淵奧談
藝之家取爲折衷至於秉禮正俗士大夫多宗之可謂
賢矣辛卯仲冬余別入都壬辰初夏聞先生歿痛哭數

日夜歸弔於家哭於墓卽問遺書其小阮能藏之唯金石史亡矣益深余慟甲午又入都從民部張爾唯飲言及金石史之亡也而張公曰吾能存之亟觀之廼習見本也嘻是生嗣伯也且喜且悲八月八日手錄廿八功竟人亡業顯不朽在是讀是書者毋謂是書足以盡嗣伯卽余之序是書亦不能極言嗣伯而是書亦可以知嗣伯矣劉澤溥序

金石史卷上

周岐陽石古文

關中 郭宗昌

嗣伯



岐陽石古文有謂爲周宣王獵碣者惟董程二氏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皆鑿鑿有據其畧云考之書天子大蒐會諸侯施命令非常事也史不得無書若宣王蒐岐卽周史失之列國不得並逸胡後世無聞焉則爲成王信矣其言真如岳峙不可復撼第廣川有其學有其識有其辯而無其筆故不勝藤葛糾纏確論反晦耳

鄭樵謂爲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瞽說迷謬不足與
辯韋應物謂爲文王之鼓宣王刻詩真如少君古強之
徒曾目覩其事也何物又有馬子卿者以爲宇文周時
作一似無目者益大可笑如此樵又謂石鼓者立碑之
漸千載名言至謂以石爲鼓繇其土地之所出則非也
古人制作尚象不爲虛器豈止以地之所出苟且不法
耶觀九州貢物考工制器無一不窮極奧眇以石爲鼓
何所取則乎今石在太學聖廟戟門左右寶護無人冬
輒篝火撫揚燬剝日甚余曾手摩其文與鼓形了不似

其堅類玉故能久存就石形之自然少加雕琢旋轉刻
文行字或七或六少華山前石之堅潤者與此無異想
當時因有佳石卽刻置蒐所而已第文無不典字無不
雅民休王遊自加寶愛此三代有道之長也非如後世
竭力徵石造天無極刻龍繡螭築藩置守妄意垂遠然
不一轉眄旋離野火能得鬼神呵護至今哉悲夫余旣
裝潢成而題曰周岐陽石古文斷以成王時物而不以
鼓名足刊古今之謬

夏衡岳履碑

相傳禹衡岳字七十七在密雲峯楊用修得之張翥憲
云宋嘉定中何致子一遊南岳脫其文刻于岳麓用修
又刻于溟楊時喬又刻于棲霞用修又謂韓愈劉禹錫
朱熹張栻諸人求之不得已得之爲奇幸仰止諸賢冀
是恐非紛紜聚訟獵以爲奇余于是喟然歎曰嗚呼是
何異遠隔絕域見冢而泣其先也善乎王元美之言也
日銘詞未諧聖經類周冢穆天語旨哉旨哉

又

此碑余不能隨人悲笑已辯其附會因又考其文與唐

小說無異因並載于後禹碑文曰承帝曰嗟翼輔佐卿
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
宿嶽麓庭智滂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
疏事哀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永制食備萬國
其寧竄舞永奔凡七十七字此豈虞唐語耶唐大歷中
有人獨至鳳凰臺見一男子獨與一婦相和而歌聲徹
雲際歌罷其人迫視乃二獸一類豬而體特高蔚有文
彩一類龍而小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走過行者語其故
其往寂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竹策幾毀文不

可辯惟首隸書地出梓桐僞失厥衆邪去立言灌平獲
誦于古有文乍得人斯慈心勿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
其視禹碑何異觀此則益知其贗

周武王履銅盤銘

銅盤銘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似
非三代語第銘字頗類漢淮南王故宮所出古戈銘而
輒謂武王封比干墓抑何據耶余故集金石古文彝器
外斷自岐陽石始而不以鼓名他如衡岳壇山比干季
札墓題諸書皆妄自附會區區不能隨人悲笑而廣川

書家張杜復謂陽冰初學嶧山碑後見季札墓字便變
化開合如龍如虎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陽冰所從得
篆法抑又何也豈陽冰所見別爲真書非今附會可笑
者耶今觀陽冰遺跡亦竟不能超唐人而上之烏在其
法所從得也

秦嶧山銘

余藏嶧山銘二種一爲宋淳化中鄭文寶刻之長安者
一爲元人摹宋張文仲本刻之鄒縣者元刻不足言文
寶刻者猶少存玉箸遺意斯篆不絕如綫此尚可意會

知非李陽冰輩所能髣髴也唐封演謂其石曹操排倒
嗟乎秦雖暴銘詞尚朴古近情真實無飾有合聖人之
威非如賊瞞荼戮忠良如鬼如蜮受禪勸進矯詐罔誣
弋取漢鼎嘔穢千古而又何以踣其碑也又索虜託跋
燾登嶧山見其石亦使排倒何其一石而兩遭其踣豈
踣後復豎之而又遇燾耶抑別爲一石耶始皇以力經
營天下思欲威加萬世乃不一轉盼而爲人挪揄如此
亦可鑒矣

又

此元人又摹宋張文仲本重刻之嶧縣者不知張本何
如元摩定非其舊元劉之美一記益潦倒極可笑銘後
方爲二世詔概謂頌始皇功德誤矣杜少陵云嶧山之
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又云書貴瘦硬方通神此
刻轉瘦于關中鄭刻而失真益甚則書一瘦硬何渠便
通神耶工部時已傳刻失真況宋元乎可爲慨歎

漢韓明府叔節修孔廟禮器碑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才剝蝕十一字存者猶有鋒
鍛文殊高古尚可讀豈神物固有鬼神呵護耶其字畫

之妙非筆非手古雅無前若得之神功弗由人造所謂
星流電轉纖踰植髮尚未足形容也漢諸碑結體命意
皆可髣髴獨此碑如河漢可望不可卽也韓明府名勅
字叔節歐陽永叔謂書傳無以勅命名者秦制天子之
命稱勅漢用秦法當時臣下豈敢以勅自名者是以勅
爲勅也詳廣川書跋第意有未明余更著之韓明府自
名勅從力來聲音賚勞也亦作徠徠來荅勤曰勞撫至
曰勅示有節也故字叔節以勅爲勅譌也勅從支東聲
誠也支小擊也又有束縛之義故爲勅命之勅又支傍

加束音策馬箠也束讀若刺又勅從支東聲音其木別
生也支持也與支異四字易淆故詳著之然永叔謂人
無名勅者亦屬臆說因記得一事余方謂石千年猶存
當爲鬼神呵護有一憲使宦魯者余以此碑爲託憲使
檄曲阜令致得數搨以印黔手版報云曲阜諸生大闢
石已齏粉矣取家藏者應命耳余深痛神蹟永絕後死
者不得與于斯文每一展玩撫凡興歎後復有至自闕
里者謂石巋然無恙因出所搨視余嗚乎天下萬事無
憑如此然亦足喜也

漢魯相史伯時供祀孔子廟碑

觀此碑與置卒史碑畧同知漢制郡國守相奏章雖不得徑達天子猶得上書尚書府今益一切格忌不得行志所以古今不相及也魯相史晨當漢末季猶能上書享祀孔子至宬府竭寺咸來觀禮合九百七人亦盛矣哉今時何可得也分法復爾雅趨逸爾爲百代模楷亦非後世可及

漢魯相史伯時供祀孔子廟後碑

漢史伯時祀孔子有二碑前碑載晨姓字爵里于建寧

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今日拜孔子卽修禮祀罷斂民錢後碑晨自出奉錢家穀以供禮祀于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上尚書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蓋古國有火造司徒司空通而論之晨不以案食小節自忽必上之尚書請之天子亦賢矣

漢魯相乙瑛置孔子廟卒史碑

此魯相乙瑛上書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府請置孔廟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廟祀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雄戒奏可雒陽宮如瑛言又詔選能奉宏先聖之禮

爲宗所歸者當桓帝時雄戒諸人猶知崇聖如此初戒博學明經劾奏貪殘不避貴戚後與子堅定策不能終執本議卒致傾覆是非真能崇聖者按史元嘉止二年碑稱三年三月者蓋是年五月始改元永興耳章懷謂戒字志伯碑作意伯趙明誠疑避桓諱似矣碑卽今公移復爾雅簡質可讀書益高古超逸魏才代漢便不能無小變至六朝極矣極之而復故唐爲近古評者概多別論是非深于分法者

漢華山碑

新豐郭香察書西岳華山廟碑其結體運意乃是漢隸之壯偉者割篆未會時或肉勝一古一今遂爲隋石作俑如山子諸字是也余家華下近百年前有客訪其石已毀此榻獨巋然如魯靈光並嶽色同來暎發几席殘闕僅百二十餘字存者鋒芒鋸利如新拱壁駟馬云何可尚碑建于延熹而謂以莽制東京無二名察書者監書也夫莽漢賊也當莽世已欲啖其肉瀦其宮不顧安有世祖正位二百年尚尊莽制不衰耶按莽孫宗坐罪死莽曰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是當

莽世亦自有二名也況卽往牒一按二名不可勝紀則
瞽說無據可笑也集古錄謂集靈宮不見他書惟載此
碑董道黃伯思廣引諸書駁之加詳夫以永叔蓋代之
學缺漏如此誠爲可議然何關名義也則余于此烏容
以無辯此揚舊藏墨莊樓雲駒舉以歸余雲駒博雅能
詩善漢分法于余獨有臭味之雅余之寶此又不獨以
物也

漢景君銘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隸書似聊以勒石非當

時名手第小具一種拙朴之意且有八分遺則自是時
代使然亦不爲佳也今人不習古反謂一出古人色色
皆佳了無軒輊不知三代彝器古雅奇絕千載無匹而
野鑄鼎彝非不古色蒼然而花文款識粗鹵不足觀者
多矣矧漢代乎余藏漢碑數種後之所收不可知據吾
目觀當以韓勣修禮器碑爲第一嘗評其用筆結體元
妙入微當得之神工弗由人造或謂此銘時代前于禮

器碑古質似勝按此石建于漢順帝漢安二年青龍在
敦牂禮器碑建于桓帝二年涪灘雖經三帝僅十五年

耳何時代之足云王元美賞鑑前無古人亦云隸法古雅古自其時正以未雅耳孔廟碑結體古逸兼有分法反謂非其至者皆所未解至謂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曰誅亦屬未安東京作者往往如是自是名言因附著之額字小篆去秦幾日更相絕千里余得漢朔方守右第三銅虎符銀錯小篆又絕類秦碑字何也想書碑既非名手額篆亦爾耶

漢司隸校尉魯忠惠峻碑

魯忠惠名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治魯詩嚴氏春秋舉

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辟司徒司空府舉高第御史東郡頓邱令九江太守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熹平元年卒門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謚曰忠惠父碑已剝蝕不可讀見集古錄書分法峭峻古雅第小開魏人堂室然自是漢格鄭樵氏謂出蔡中郎何據明誠疑之良是余意私謚起于春秋漢末尚節義故尚不廢苻秦既已非古猶謚及隱逸唐朝臣尚加山林之號激貪厲競豈曰罔裨今典三品京朝摸牀結舌循

敘考終皆得美諡外吏卽品亞六卿德牟夷惠非際時
會竟以格置夫錄勞則外瘁於內崇體則抔土長掩防
大則歿無虞掉此義人勞卿所以扼腕太息也乃知私
諡所當復古嗚呼今安得此門生故吏乎

漢曹景完碑

此碑曹景完全爲邵陽令門下掾王敞諸人于中平二
年刊石紀功立也據史建寧元年疏勒王於獵中爲其
季父和德所殺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陀遣從事
任涉將燉煌兵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

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
十日不下引去碑稱疏勒國王弑父篡位又稱余以西
域戊部司馬討疏勒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牟諸賁和
德面縛歸死皆與史異然和德旣弑父篡位碑不當稱
王史謂曹寬當以碑爲正史止光和六年碑稱七年三
月者蓋其年十一月始改元中平紀元以年紀事以月
無足異者碑萬歷間始出於邵陽此方出最初揚也止
一因字半闕其餘鋒鋸銛利不損絲髮因見漢人不獨
攻玉之妙渾然天成琢字亦毫無刀痕以余生平所見

漢隸當以孔廟禮器碑爲第一神奇渾璞譬之詩則西
京此則豐贍高華建安諸子比之書禮器則季直表此
則蘭亭敘自髭聖一評謂鍾古而不令長而踰制心慕
手追惟逸少一人王遂踞鍾土余目不識書自謂頗窺
漢人三昧弇州識洞千古以方整瘦勁寡情爲漢法是
柳誠懸輩可盡晉法也碑陰自伯祺止孝才五十二人
外五人名字不備當是書石時闕畧非剝蝕也書法簡
質草草不經意又別爲一體益知漢人結體命意錯綜
變化不衫不履非後人可及

漢太山都尉孔宙碑

漢太山都尉孔宙融父也史作仙趙明誠歐陽永叔王
元美皆謂卒以延熹四年元美謂又四年都尉廢廢三
年長子褒坐融匿張儉抵罪時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
歲按建寧二年張儉舉奏侯覽誣儉鉤黨刊章討捕時
融年十七非十六也又按碑宙以延熹六年正月乙未
卒甚明三公皆史家張杜謂四年何也又按融建安十
三年卒年五十六則是永興元年癸巳生至延熹六年
癸卯融正十一歲非九歲也夫以文舉望繫漢鼎橫遭

賊瞞荼毒海內痛盡其卒年史不應浪書至云融年十
三喪父史亦矛盾當以卒年及碑爲正其書尚存分法
且結體古逸殊不易造玩美少之是胸中爲曹氏諸碑
所據漢魏咫尺便墮千里文亦典則獨怪文舉十歲謁
元禮令問蔚起而碑詞不載古人真朴乃爾在後世不
知何如譽借也因紀得一事有父以子訟忿恚致歿哭
死之文尚欲譽生何耶嗚乎異哉

漢孔季將碑陰

孔宙碑陰載門生故吏等名楊用修金石古文謂四十

二人而余收自張雲至王政反六十二人何也洪丞相
适隸釋謂親受業曰弟子傳授曰門生未冠曰門童掾
屬曰故吏占籍曰故民似鑿鑿可據漢碑陰字多潦倒
此獨超逸古雅非魏人可及金石錄謂捕巡可補姓苑
不載弇州謂今皆失之當由偶未收得碑陰實未嘗失
也余收有古人名印其姓氏奇異者甚夥皆可補姓苑
之遺固不獨一捕巡也

吳天發碑

吳天發碑人皆懾於怪誕始不能無疑疑久則信不揣

源本寸木岑樓蹄涔滄溟矣余直以爲牛腹書耳彼秦漢之跡所不論上之岐陽石三代彝器其文非不奇古皆爾雅典則何曾爲牛鬼蛇神耶所謂彝器者如彝常之必不可紊作如是器必作如是款絲髮罔踰此古昔足尚也吳不前於漢秦三代也古疏昭然可鏡何遽迷源忘本爲怪誕所懾黃長睿書家張湯是窮穴得鼠者亦稱之何也趙明誠以爲妖其知言哉古篆定當以岐陽石爲第一其岫嶁壇山比干季札諸題皆轉相附會斷不可信炯然心目亦無足致疑也

司馬氏以魏爲正統已乖春秋之義紫陽氏正之庶人心死而復生第有未盡漢獻帝三十年是爲己亥明年改元延康是爲庚子是年十月曹丕篡漢紫陽當於黃初書僭不當削去延康年號獻帝於庚子改元南面而臨天下者一載卽曹氏父子梟謀發號施令無不挾之以出北面臣事之者亦一載稱號顧可除之耶義不可除則是三十一年矣始庚午終庚子明年辛丑正昭烈章武接統之年何謂魏晉授受相接耶若論紀載以延康正月至十月將紀之漢乎紀

之魏乎黷亂不經名不正言不順正非所以爲紀載也吳壬寅僭號雖後魏三年庚子爲晉所滅與魏相終始尚後亡僭國非統又不當論僭號之先後也余故列吳碑于前

魏勸進碑

勸進表或謂是鍾繇書又謂梁鵠書皆未有據視封孔羨碑雖無其矯飾屈強亦無漢人雍雍超逸古雅之致阿瞞才弋漢鼎書法頓分時代人概以漢隸目之謬矣當時華歆與管幼安齊名表首列歆則其寵冠羣姦一

時得意千載歲唾視遼海滄涼何如九京有知寧無汗

顏

魏受禪碑

昔人稱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刻石爲三絕碑顏魯公又謂繇書皆不知何據豈亦張稚圭夢語邪書法同勸進雖小遠漢人雍雍雅度衫履自飾亦復矯矯昔莽篡匈奴猶感漢恩不拜新室印至操碑稱南單于諸國皆服或出矯詐若果爾則操姦更出莽上

魏封孔羨祀孔子碑

昔人以莽操懿德並論而阿瞞神謀鬼算弋取漢鼎假
義立名毒炎燔天不啻過之子不濟惡父子兄弟間至
不忍言矧他人哉讀白馬王詩益慘痛千古此春秋必
誅尚欲矯祀孔子耶書法方削寡情矯強未適視漢隸
雍穆之度不啻千里書之所自可以知風謂書一藝云
乎哉余嘗編詩謂曹氏父子間遽分漢魏操應殿漢不
當冠魏又不當蒙帝號也今于書亦云

後魏魯郡太守張君頌

張猛龍碑是龍爲魯郡太守郡人頌其功德者也其文

無足言者其書律以晉法雖少蘊藉而結體錯綜之妙
使以劑唐足脫一代方整之累歐顏諸公便可入山陰
之室矣然此碑却落嶮峻又未正晉果何也當由筆與
歐顏異也至若蘇黃少變又入別趣書道之難如此然
知者鮮矣猛龍字神回按回呼骨切日出氣也其名字
險怪不雅馴六朝濫觴於詩亦爾殆不特書也

後魏兗州刺史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李仲璇東魏世家當中原雲擾知尊孔子能修繕廟庭
先是宮牛阻嶮又能以威惠歸伏史稱所歷並著清勤

是且具有文武焉碑不著書者姓名猶存古意雖筆力勁駿如偏面驕嘶又如辮髮章甫殊俗揖讓江式書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以意爲疑炫惑於時不獨正其偏傍正爲此等書發耳唐景龍觀鐘銘源出于此少劑以馴雅便勝

後周華嶽碑

余嘗過金天祠輒縱觀前代碑版漢碑無一存者獨後周華嶽碑如魯靈光巋然古柏下余手摩其文制作精

雅洞達若鑑爲万紐于瑾文趙文淵隸書于瑾嘗著碑頌數十萬言此文殊無可觀文淵爲周書學博士書跡雅爲當時所重宇文泰時命刊定六體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梁主稱之又以題榜功增封邑除郡守不可謂不遇也而碑字盡備古法淺陋鄙野一見欲嘔而名動一時何耶竇泉述書賦云文深孝逸獨慕前蹤至師子敬如欲登龍有宋齊之面貌無孔薄之心胸泉避唐諱故文淵作文深當時謂文深師右軍孝逸師大令平梁後王褒入國舉朝貴胄皆師褒獨兩人負二王法二王不

作古隸文淵豈獨工行草楷則固不閉於分法耶江式
論書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
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以意
爲疑炫惑於時此論其象形會意爾況結體乎乃知唐
隸雖涉豐豔結體猶爲復古然文淵隸體險俗不入格
豈所謂俗學鄙習炫惑於時者耶嗚乎作者不賞賞者
不作殊爲恨恨余故表而出之示耳食者

隋智永千字文

永禪師真草千字文趙宋時刻於闕中頗極精工無復

遺恨楷則已登山陰正覺如入定僧貌類死人自爾神
遊變化草如苦行頭陀行動坐臥不失戒律而時出一
字忽復入俗何也斯陀舍爲一來而實無往來乃知聲
聞初果尚不易正也宋楊大年云勅員外散騎侍郎周
興嗣次韻勅本梁字傳寫謬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
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名始
此不知此特高宗故實楊何以遂概往代耶如梁蕭子
雲啟云臣子雲奉勅使臣寫千字文此何以稱焉且自
漢而下稱勅不暇臚舉止如唐太宗九成宮醴泉銘稱

奉勅撰奉勅書不一而足皆在高宗前而楊瞽說固不足辯第以董道亦宗楊說謂爲謬字何也況勅梁二字絕不類安得誤書宋人解經不得輒妄加改竄肆爲曲說此特其小小者耳

唐孔子廟堂碑

唐書法以歐虞並稱然張瓘謂歐若狂將深入時或不
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詞又虞剛柔內含歐筋骨外
露君子藏器以虞爲優固當至謂秀嶺危峯處處間起
則非也歐虞固可並稱今止存一廟堂碑已經五代翻
刻丰神尚爾曠發初刻更不知何如耶貞觀四年碑成
進御賜以右將軍會稽內史印逸少所佩當時已爲文
皇所重如此況今日乎

唐懷仁集王逸少書聖教序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詭宏福寺懷仁
集右軍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跡咸萃其中按貞觀
二十二年高宗在春宮述聖記至高宗咸亨三年始建
碑已二十八年矣則碑非文皇刻也豈懷仁集書于貞
觀閒至咸亨始勒石耶黃長睿謂所見右軍遺帖與碑

字纖微克肖今右軍遺跡日亡眼中更無此覩所存止
有此石又復就淪慨念神踪可勝遠想長睿又謂于時
翰林侍書輩多學此書了無高韻遂有院本體之目一
時學士大夫多不賞玩蓋學弗能至自俗碑字未嘗俗
也乃知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苟于中無有南越北轅去
之愈遠因記余曾題一舊本云聖教如青冥仙闕可望
不可至乃知翰林侍書輩正如李少君設機殿屋雖縣
足凌雲繡帶飄颺容色娟秀于仙姝何與長睿千古知
言強欲學而至乎恨不能起之九原相視抵掌一笑也

又

王右軍書登無上神品今古琅琅固不必更論若聖教
序右軍石刻中第一較定武蘭亭諸刻相絕千里而今
碑在長安人人可搨賤易貴難故人莫知寶不知真足
模楷百代稱山陰嫡嗣也夫以文皇宏文之主聖睿傍
啟兼精臨池佳兒又粗能繼之一時摩搨之工宜靡有
及此者且當時右軍殘楮纖墨盡入天府從真跡中搨
出摩刻手亦復精絕稱山陰嫡嗣豈虛哉接此右軍之
跡流傳人間詎止千萬傳搨失真肉眼莫辯遂使他刻

乃敢狡然奪嫡而此石祇爲搗工日夕餽口計擊朴之
聲曉夜不斷行復剝落盡矣慨念神踪莫可柰何聊自
解曰逸少之惠何渠正戴山老媪也

又

集王聖教序與古詩十九首如青冥仙闕可望不可至
評者謂偏傍湊合大小展縮此固集書所不免以此病
之耶此場爲季安氏家藏百餘年前物也雖經斷闕鋒
鋏猶存今關中得數十年前者如獲半璧補其闕斷輒
冒連坡肉眼視此反爲揶揄周鼎康瓠能不於邑特命

家童凌偃依松談閣製式裝潢成帙歸之季安其善寶
之勿視肉眼

又

集書非始于聖教序如章帝千文諸跡皆集書不過僅
入能品獨懷仁當文皇宏文之景運值右軍真跡麤萃
乃能湊合展縮遂入神解豈天地精英之氣不欲遽泯
耶真足模楷百代蘭亭淳化大觀皆遠出其下而觀者
不知譯義止見碑後有潤色字遂謂一經懷仁手再爲
于志寧許敬宗來濟薛元超李義府等潤色不無失真

良可笑也余故備載譯義于此爲此書雪謗按唐宰相
銜帶譯經潤文使至宋不改顯慶元年元奘法師在大
慈恩寺譯梵經薛元超李義府問古來譯義師荅苻堅
時曇摩瞿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
安城侯姚嵩執筆正觀波羅頗那譯左僕射令郡王孝
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景等監閱敕曰元奘所
翻經論既新文義頗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
公子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
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看閱隨事潤色之觀此

豈惟于右軍真跡無損于以見古重釋典乃爾故備載
之世人未竟釋典一語輒妄加貶駁是目不覩罪案而
決人獄也

又

此未斷舊本也是武關構皮紙堅柔相得虛和受墨秦
產也簾紋如織踰麤如漆歲久入理第多補字爲拈出
無致蘭亭訟端其宏福寺福字闕以蒼生罪而還福福
字補晉右將軍將字以將日月而無窮將字補然則大
教然字以然而天地然字補晦影歸真真字以受真教

於土賢真字補智通無累通字以通神甸通字補非蓮
性自潔非字以習俗而是非非字補桂質本貞貞字以
幼懷貞敏貞字補將日月而無窮日字誤以卽說咒曰
曰字補斯福遐敷斯字以爲斯記斯字補皇帝在春
宮皇字以我皇福臻皇字補赴感應身感字以感懇誠
感字補重昏之夜重字以誠重勞輕重字補火宅之朝
火字以火宅之乾燄火字補幽闇而恆明而字以日月
而恆明而字補忽見來書忽字以忽得來書忽字補度
一切苦苦字以除一切苦苦字補無意識界無無名第

二無字以亦無無明言無字補苦集滅道滅字誤以不
增不滅滅字補共割補十八字一一指次頗極然犀至
于斷文三十三反無一闕者亦奇矣余生平所見舊榻
數十本惟仲宗王孫先世所藏爲第一余曾爲一跋已
二十餘年矣猶憶其鋒鍛此本髣髴勝之仲宗伯仲子
斗皆精研博古千秋自命結社青門分余半席苟非斯
道冠蓋不入故鑿賞斯精

金石史卷上

金石史卷上

三學古齋校本

金石史卷下

關中 郭宗昌 嗣伯 著

唐大雅集王右軍書吳將軍碑

此碑破碎已無碑形余手摩其文止餘 字文已

不可讀尚存宏福寺僧大雅集右軍書為大將軍吳文

立又有開元九年字若神鬼呵護並姓名年代無一殘

闕亦奇矣碑字極類聖教序第大雅懷仁已分人天何

能較優劣耶此石萬歷閒王文學堯惠遊於西安府隍

中見之亟語郡守移置頰宮余聞吾家有道碑遭一儒

生布氈其下嘯賞良久一夕失所在跡之無蹤今刻惡道匿跡訖無傳之者與成土灰何異堯惠自我得之私諸已使右軍遺跡亡而復存賢矣哉

唐九成宮醴泉銘

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爲楷法第一余謂唐楷第一耳顧化度已毀醴泉非舊先正奉八十年前于先外祖確山公請得一本百年前物也公姓東氏閱閱甲關中圖籍之癖卽斷墨殘楮珍笥不棄故古碑版最富余志學之年卽酷好之萬歷閒託趙常吉鑒定裝潢差稱善

本鋒鍛雖存剝蝕儉瘦于意未盡後過渭南宗伯元象先生出示一本云朱汝修物也余一見擊節咤異宗伯舉酒謂余朱趙賞鑑收藏聲溢都門每過輒出共賞皆拍案絕叫天下第一本也汝修物故遺書散亡以三十千得之舍人子偶坐客謬指剝蝕宗伯輒以大白浮之余生平所見數十本皆出此下昔人云亡書每似憶良朋余于法書亦云往來胸臆二十年閒頗得數本別有識最後得此本僅闕十四字壯偉瓌奇頓還舊觀楮墨精韌界縷猶存真北宋物也昔人所稱草裏驚蛇雲閒

電發森森若武庫矛戟者隱然可見視宗伯本不啻奕奕過之矣憶昔子函著石墨鐫華見一善本便鼓掌絕叫四座色飛一日語余曾見一善本竟入泐中輒爲扼腕垂二十年始獲此本恨不能聚諸公一堂舉酒拍案絕叫也客或嘲余寧渠昭陵蘭亭敬仁像贊篤好乃爾因解曰余不云乎唐楷第一耳又當趣大白浮之客皆大噱

又

人知信本變晉法不知用筆結體多從古隸中出故小

歐陽遂作批法雖今隸之變亦家學有自觀宋揚醴泉銘首行如宮字左點作豎筆正鋒一畫而微轉便有韻度是漢分法也今撫搨日久碑字漸減細瘦失真遂成一點筆意了不可尋故古搨足尚也

唐道因禪師碑

古跡吾不得而見之矣今之模搨失真又了無足觀惟有古碑版耳率更碑版尚有數種而蘭臺止存一道因法師碑蘭臺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率更楷法源出古隸故骨氣洞達結體獨異居唐楷書第一小歐陽早孤

購求父書不惜重貲力學不倦能窺源本故輒作批法
家學相承非剗造也

唐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

此爲唐高宗封泰山還過曲阜祀孔子贈太師所立碑
也敕崔行功撰孫師範書時天下大權胥歸中宮天子
拱手中外謂之二聖是非真能尊孔子者行功纂述雖
頗博雅詳縟有乖厥體善乎太史公之贊孔子也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得至然心切向往之自天子王
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孔子可謂至聖矣師範隸書瘦

硬而方削寡情是魏以後法非漢法也反不如開元後
之風流蘊藉也

唐述聖頌

碑在華陰西岳廟一道院余每過輒徘徊其下爲達奚
珣撰序昂向撰頌并書是頌其无宗所建華岳碑也今
碑已燬尚存塊石巋然如山頌稱其光洞納不可復見
至云巋若斷山真成碑識又云羣神離立負其下髣髴
猶存尚餘兩字徑數寸甚奇偉飛動恍如龍翔鳳舞昔
向曾以美人賦諫幾死張說爲請卽拜補闕賜銀章朱

紱不可謂不遇也建碑時帝侈心旣萌且謂岳神來迎
頌不以諷何也碑字結體類登善聖教骨氣少孫峭爽
過之所以不及耳評者謂歐鍾相雜旣不類筆端流潤
而微傷佻反謂筋骨乾枯又何也

唐華岳精享碑

此刻之後周碑陰者蘇頲承元宗命禱雨有應而建也
主簿咸廙撰御史劉升書何其當開元閒隸體絕無豐
豔妖冶之習猶存古意耶第得漢支不得體得漢象不
得意卽起漢人于九原能不鼓掌李休光名額俱麤野

可笑

唐褚書同州倅廳聖教序記

同州褚書聖教序記與慈恩大小畧同而同州饒骨慈
恩饒韻如出兩手而同州尤有墜石驚電之勢後云龍
朔三年癸亥六月廿三日建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
廳復不稱臣又與慈恩異公永徽元年庚戌出爲同州
刺史三年還朝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貶愛州三年戊
午卒于貶所至龍朔癸亥卒已六年矣安得復與書事
豈二碑皆非手書上石公歿同人不勝桐鄉之思復摹

刻官所實紀所建歲月初不計其存亡其兩地字跡不
同者摹手異耳昔人臨蘭亭出歐陽率更故楷法勝出
褚河南故行法勝此必習褚者摹慈恩習歐者摹同州
故各自具一氣骨風韻也雖愧具眼竊憶張湯窮鼠何
渠踰此元美先生於此致疑恨不能起九原而語之

唐褚書鴈塔聖教序記

褚河南楷書聖教序記關中有二種一在同州倅廳一
在長安慈恩寺在慈恩者序記自爲二碑嵌鴈塔門東
西兩傍致令辟甚精余嘗手摩其文筆法如輕雲織阿

若無若有所謂瑤臺青瑣宵暎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
綺信然序後云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建中書令臣褚
遂良書記後云永徽四年癸丑十二月十日建尚書右
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此自同州召
還後筆稱臣者以御製文非奉敕書也

唐王清源忠嗣碑

清源碑元載撰王縉書清源不獨忠勇敢戰其策石堡
料祿山皆深謀早見非一將之識也獨爲林甫所惡陰
使誣告明皇不察論死非哥舒翰以官爵贖罪幾至不

免然猶貶死史稱工於謀國拙于身圖其然哉元載清
源女夫也其筆力庸冗固爾不言林甫排陷何也縉書
法蒼老雖藏鋒斂態而復開宋人率直門戶史稱忠嗣
華州鄭人碑稱華陰人碑豎州城西三十里赤水道南
又南高原卽其冢也余猶及布甌其下頗極穹窿追琢
之妙非今人可及側刻水獸尤奇異怪偉益令人遠想
唐人畫蹟不覺色飛萬歷開渭南崔令君邦亮忽移置
縣城之西道北不知何故

唐少林寺碑

此碑上方刻太宗爲秦王時征王世充移寺主及軍民
檄也首元宗八分書七大字謂太宗文皇帝御書以文
皇天授卽無論羽書交馳無暇手楷今觀其用筆懷佻
凡近旣不類文皇筆且世民二字獨大而又行草一見
便奇偉不羣真如李密見秦王時狀始知檄必出記室
而秦王自書名耳不然何獨別作行草與檄字不類耶
豈元宗欲昭先跡偶誤羣臣墨墨訖無正之乎檄文下
方卽少林寺碑裴灌撰並書王元美謂懿公少負文筆
號霹靂手此灌父瑒之事瑒之爲同州司戶參軍甚少

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積案數百讓使趣斷珍
之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都盡與奪當理詞筆勁
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
靂手子濯仕至吏部尚書會諫止造玉真金仙觀當時
稱長于敷奏碑復繁蕪書頗得褚河南之勁俊而無宵
暎春林之致

唐嵩陽觀碑

嵩陽觀碑是徐浩分書李林甫述其道士孫太沖爲明
皇煉丹至九轉而作頌者在昔如秦皇漢武皆希心

仙術然徐市三千畏誅不歸文成五利終至大戮而明
皇尚爲太沖起觀立碑終始不悟當由林甫姦佞蠱之
耳林甫不足言侍中分法簡穆不墮明皇豐豔之習是
當以筆諫而復爲書碑亦遇之不幸也評者謂子敬元
常異代同友孔氏升堂得門窺牖過矣

唐段行琛碑

唐段行琛字行琛忠烈秀實父也行琛卒于天寶九載
碑建于大歷十四年已越三十年矣時忠烈四鎮北庭
涇原鄭穎諸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張掖

郡王故始立石光昭其考張增書碑李同系篆額不著
撰文姓名似亦太草草矣碑在汧陽忠烈故里尚完好
可讀碑稱夫人樂平狄氏下壽初登先時永逝門子祥
穎仲子秀成季子同穎則忠烈同母兄弟四人可補史
傳之闕增書疎縱不入格歐虞風軌掃地矣唐書行楷
八分皆遠超六代惟此碑隳然自放則近啓宋元矣

唐周公祠靈泉碑

鳳翔府岐山縣鳳棲鄉周公祠舊有泉水久竭大中閒
泉忽湧出崔觀察珙奏狀亦水旱恆事耳宣宗手詔褒

嘉猶見下濟而史尚以無復仁恩察察爲明短之今世
何可得也碑勒奏及手詔謝表筆氣蕭散有褚河南意
後書年月及銜復似柳如出兩手

唐景龍觀鐘銘

景龍觀唐中宗所起睿宗復爲煉銅鑄鐘而銘之中宗
是醒寐不知昏曉者睿宗以臨淄幸登天位當清濁二
儀再世化晨淫歲天地不思反政而復察東宮幾成太
平之亂亦是側耳不聞雷霆者何事鐘耶今在西安鐘
樓余曾手摩其文睿宗御製銘書復古雅拙樸在唐以

上是楷法兼篆分者惜姓名未著其源出自興和年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劑之以雅故勝余收金石文數百種除彝器款識惟此爲金耳

唐柳尚書公綽武侯祠碑

諸葛武侯祠記裴晉公度柳尚書公綽在武相元衡幕中時撰書公綽於公權兄也米元章評其勝弟然無復蘊藉風流雖極揮灑視誠縣擘密雅致不及與老顛糾糾雄傑格力知有合也然柳正米偏又唐宋之別也碑尚完好如新豈忠武之靈鬼神呵護耶惜碑不能寫其

遊龍神變莫測之妙而卒復歸之正昔人謂忠武如龍無可比擬余謂惟太史公文右軍書似之恨不得爲之碑寫其神變令觀者稱快也

唐碧落碑

絳州碧落碑尚書故實謂陳惟玉書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先妃所製洛中紀異錄謂李諶爲母房太妃追薦像成忽二道士來自謂天下能篆者李聽所爲則局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鴿飛去篆文宛然像背矣王元美謂此雖誕妄然李陽冰覽之七日而不忍去習之十二

年不成其妙如此豈惟玉輩小子所辦乎識之以俟知者余謂篆書三代尚矣下訖秦絕矣世傳三代遺跡皆屬虜作獨岐陽石古文彝器款識爲真卽字畫不必盡識而古雅無前望而可辨此碑獨以怪異與人以不可解所以有局戶化鴿之說而點畫形象結體命意雜亂不理其高處不能遠追上古下者已墮近代惡趣如村學究教小兒角險字凡俗可厭定爲惟玉輩書無疑唐人於八分尚不能造極況古篆乎後人懾於傳聞之異眩然莫辯遂不敢輕加評駁不知李陽冰之慕習非爲

盲瞽定屬謬傳曷足據爲斷案耶釋文雖非至者反不失唐人氣格但作字潦倒未稱此石無足深論獨恨不能起元美于九原而與之上下其議爲之惘惘今天尊像字不存乃是別刻之石以應揭者元美本正是別刻碑名碧落李肇謂碧落觀也李漢謂終于碧落字今其文完善可讀非終于碧落而開元閒始改名龍興寺初實名碧落觀也則肇說有據

唐代國公主碑

代國長公主睿宗第四女也名華字花婉以開元廿二

年六月廿九日薨下嫁鄭萬鈞碑稱擣蒲弈棊盡得微
妙筮篔阮咸隔簾隨手有若天授雖述其心靈聰敏實
乖詩人無非之儀唐主多驕恣罔終良有以也碑字極
得褚河南楷法因見唐代宏文之治源本流發非如今
世杜撰可笑也

唐涼國公主碑

涼國碑爲元宗分書蘇頌撰書法道逸勻適少遜孝經
總脫盡六朝之習者公主睿宗第六女名窈字華莊元
美謂碑爲華莊史作花莊而不言名子函石墨鐫華直

以字爲名二公似俱未見其碑也余嘗從叔兄至奉先
遊唐諸陵犯暑造極羣山北峙萬峯連亘一目無際竟
不辨何者爲陵也歸而得數碑此石臥草間字跡完好
如新于時恨楮墨不具後遣王搨得已爲土人擊朴損
半恐一經採訪官使或搨不勝誅求故也公主初封仙
源嫁薛稷子伯陽坐父稷流嶺表自殺後改今封復嫁
溫彥博曾孫曦碑自不得不諱伯陽而史不當逸曦也

唐圭峯禪師碑

圭峯禪師碑裴公美休撰并書柳誠縣篆柳書各一

時視公美固在鴈行裴博綜教相通徹祖心手書藏經
五百函序諸疏論固是宰官禪那其父中明肅越州觀
察使又建龍興大佛殿先是越州沙門曇彥同許詢造
塔未就詢亡彥師可百二十歲猶存岳陽王將撫越彥
曰元度來也時詢亡已三十餘年弟子疑其毫忽岳陽
果至以誌公密示先造彥遙召曰許元度來何暮昔
日浮圖今如故岳陽曰弟子肅嘗何呼許元度彥曰未
達宿命拉入室席地以三昧力加被岳陽忽悟前身造
塔事宛若目前因重新二塔衆以殿事請彥曰吾緣力
未至二百年後以待非衣刻石記之及裴至期應不爽
遂爲建殿觀此則裴公再世皈依宿因故碑能爲其家
言復無精詣何也

唐不空禪師碑

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名略
也碑爲嚴郢撰徐浩楷書浩字季海越州人肅宗召授
中書舍人官至太子少師帝喜其書法寵絕一時其父
嶠之善書以法授浩論者謂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袁
昂又謂如南岡士大夫徒尚風範不免寒乞今觀碑字

饒骨力而乏規度不堪與王謝門中子弟周旋謂近大
令結體甚莊重而復謂寒乞何也不空得總持門靈異
甚多故不獨伏象澄海數事如值大旱京兆尹蕭昕請
致雨空咒畫龍授昕投曲江白龍尺許振鱗出水互天
昕鞭馬疾驅奔及十步暴雨驟至比至永崇里已決渠
矣元宗嘗召術士羅公遠同至便殿校功力殿石瑩滑
師借遠如意遽激碎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意欲起取不
空曰三郎勿取此影耳因舉手示羅如意又西蕃寇西
涼詔不空入誦仁王密語神兵見於殿庭後西涼果奏

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弦
城北門有光明天王怒睨蕃帥大奔帝敕諸道城樓置
天王像此其始也又邙山有虵頭若邱陵見不空乞度
遂欲陷河雜使所居不空授戒說法且曰昔以瞋深受
此苦報今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旬月
遂死澗中不空多祕密法當時甚著碑荒落不稱余所
見尚多遺忘故少爲筆削附載于此

唐實際寺隆闡禪師懷惲碑

懷惲南陽人姓張氏唐高宗見夢辟至親授朱紱不受

敕祝髮西明寺永昌元年敕徵主實際寺今碑寘西安
府學都元敬謂碑無書撰人姓名王元美謂僧懷暉撰
書今碑云弟子思庄敬想清徽勒茲元璠大足元年十
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神龍元年敕贈隆闡大
法師天寶二年癸未建碑則二公俱似未竟讀其碑也
蓋緣碑首有懷暉及書四字元美遂誤耳余考京兆府
章敬寺又有懷暉者諡大覺禪師泉州同安人謝姓元
和初憲宗召居上寺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
滅建塔灞水曰大寶相塔碑所謂懷暉書者豈卽大覺

耶何以又稱及書耶按天寶癸未至元和十二年丁酉
已七十五年卽大覺滿百歲計至天寶建碑之年才二
十五歲耳豈自以生晚故云及書幾幸及之耶書復老
健不類少年且大覺以宗旨著而不以書名有謂暉名
後人增刻者余手摹其文絕無痕迹可辨不知何也書
復勁駿傲聖教無一筆不似而評者又謂婉媚纏繞無
晉人之致皆所未解

唐元祕塔碑

元祕塔爲大達法師建在長樂南原今移西安府學裴

休撰柳公權書公美固是宰官禪那文于禪理無能闡
發獨述其寵遇人主傾動貴衆何也誠懸書雖與歐虞
褚顏竝稱猶在鴈行而米元章評書自負具眼紕漏顛
倒一似無目者其云歐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
苦虞如學術休糧道士神清體疲褚如熟戰御馬舉動
隨意別有驕色顏如項羽按劍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
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柳如深山得道士修養已
成神氣清健無一塵俗嗚乎此何異嚙語耶余謂柳如
趙王好劍士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顏如
龍泉太阿登高臨深巍巍翼翼褚如公孫盛年舞劍器
波瀾蔚跂玉貌錦衣歐虞法圓法方則固諸侯之劍也
若夫見影不見光其在晉法乎

唐大智禪師碑

史惟則書雖濃郁而縝密暢適筋骨不乏所以肉不病
肥書述稱古今折衷大小應變甚合律以漢法又當別
論概以此棄之則所謂思如泉而吐鳳筆似海以吞鯨
者又何處生活巖挺之文亦序述有體

唐楚金禪師碑

余嘗與人論詩有右高華左沈實者余曰否否何渠以
天漢廢洪河第所辨者格耳一不入格卽墮惡趣此論
可通于書吳通微楚金禪師碑輕圓婉暢有類高華試
以平原倔強較之當復何如故昔人有院本體之目吾
友子函詩格甚高而復取此又所不解豈快士偶快快
筆耶

藏真律公帖

素師藏真律公三帖是宋游師雄刻之關中者故極精
工無復遺恨其書飛動適逸天真爛然比之聖母多筋

少肉故勝孫虔禮云偶然欲書一合也此豈亦偶然落
筆者耶或謂遊絲連綿筆非也所謂遊絲筆者都無輕
重斷續離合折旋之妙若意斷而筆連雖右軍絕少大
令往往不乏安得概以遊絲病之似非而是故不可不
辨跋字雖非大雅亦各有致皆可存也獨附青蓮屢歌
遂成蛇足余嘗手摩其文恨無朱亥鐵錐裝潢特爲削
去之

聖母帖

素師聖母帖體肥筆圓亦極軒舉而意少不恬第微得

大令外拓法故自饒姿坐是遂亦不入內史堂堂評者
泛以二王擬之尚屬影響之識耳

唐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此幢唐咸通四年癸未漳州押衙王嗣造建州司戶參
軍事劉鏞書叔凡從太邱致不知刻於何所結體似虞
運筆似褚然俱在鴈行閒宋去咸通不百年書法頓異
謂書關時代信然尊勝陀羅尼咒流傳合有數本皆謂
善住天子聞聲當七日命終墮七反畜生身悲號帝釋
所爲禮佛說此經咒能增壽淨除諸地獄閻羅王界按

帝釋卽釋迦因陀羅天壽千歲以人間百年爲一日七
日則是人間七百年矣尚懼生死期迫回向無地人閒
一生不過百年豈直一刹那時而緣業牽纏順觀流轉
了不覺悟試一反照足爲毛豎

宋絳州夫子廟記

絳州夫子廟記集王逸少書揚刻手俱精雅視懷仁集
聖教序雖相絕千里然猶不失邯鄲之步第中忽雜以
一二草書杜撰不入格宋人儉父之態居然畢露矣豈
其欲踞右軍上耶宋人多不自量往往乃爾

唐李元諒懋功昭德碑

李元諒本安息安氏少養宦官駱奉先冒姓駱名元光
驚敢有謀會朱泚之亂能鎮定華州華人感之於其將
移鎮隴右行軍司馬董叔經請之天子立碑而張濛撰
述作頌所謂昭德懋功皆實錄也韓秀弼分書勁駿瘦
雅不減擇木當兵戈雲擾碑復琢磨精工窿然巋然不
爲苟就亦足占中興之兆元光以功封武康郡王諡莊
威李元諒賜姓名也萬歷初碑臥廢署草閒人多歲其
上永昌石公元麟來守華州移置郡衙

金石史卷下

